

原乡之旅：寻美中国最后的古村落

湘西

最后的古村落

阳明明 著

湘西较于中国其他地域则颇具神秘色彩，湘西的古村落由此更具独特性，因为这里的地理与人苗族与土家族人世代在此演绎传奇，似乎与世隔绝，独自舞蹈，然而往往一不留神，却又惊艳于世！



原乡之旅：寻美中国最后的古村落

湘西

最后的古村落

阳明明
·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湘西最后的古村落 / 阳明明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8

(原乡之旅 : 寻美中国最后的古村落)

ISBN 978-7-5360-6842-1

I. ①湘… II. ①阳… III. ①村落—研究—湖南省
IV. ①K9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6523号

图片作者: 阳明明 张孝锦 彭志国

出 版 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蔡 安

责任编辑: 蔡 安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
- | | |
|------|--|
| 书 名 | 湘西最后的古村落
XIANG XI ZUI HOU DE GU CUN LUO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
|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
| 印 张 | 11 1 插页 |
| 字 数 | 120,000 字 |
|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8.00 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前言

寨子里的湘西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辖吉首、龙山、永顺、保靖、花垣、古丈、泸溪和凤凰等八县市，这里自古以来是土家族、苗族的聚居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种文化的碰撞，显示出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厚重的历史底蕴，形成了和而不同、形态各异、丰盈多姿的湘西文化。

湘西人，不管是土家族、苗族、汉族，还是其他民族，都习惯于把村落唤作寨子，把自己的村庄说成“我屋的寨子”。寨子，是湘西浓郁风情的载体，也是湘西文化的孕育地。它们傍山而建、倚水而立，与大自然紧密相融。从远古时的苗族祖先蚩尤、土家族祖先八部大王开始，几千年来，土家苗族人就在湘西的寨子里繁衍生息。他们在这里刀耕火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逐步形成了各自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闭塞的交通，险峻的环境，神秘的文化，导致湘西历来被视为世界之外的秘境，从历史上曾有过的“蛮地”、“三苗”、“鬼方”等称谓可见一斑，然而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给湘西独特的文化树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使它不被侵蚀和剥离，得以完好地延续至今。

数千年来，在湘西的大地上，苗族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冲突与融合的矛盾之中，压迫统治与反抗斗争始终相互交织。历史上，苗

族居住区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居住区往往相互隔离，相对独立于外界。秦汉以来，统治者对苗民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但元明时期，统治者对苗族地区的压迫日渐加剧，导致反抗起义不断。万历年间，明廷对湘西苗族实施封锁政策，开始修筑“边墙”，北起湘西古丈县，南至贵州铜仁黄会营，全长190公里，建碉设卡数十处，并以“边墙”为界，将墙外不服管治的苗民称为“生苗”，墙内接受教化的苗民则成为“熟苗”。至清朝初期，湘西腊尔山区的苗民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生界”。清廷武力强征“生界”，从而引爆“乾嘉苗民起义”，战争消耗国力，由此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中衰。镇压起义后，清廷开始在明代边墙的基础上加固扩建，并广设碉楼、屯卡、汛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等，实施“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的民族隔离政策。至今，湘西大地上的诸多村寨都以堡、台等命名，这与清军的军事部署有着直接关系。

湘西苗族村寨，大致上可分为依山型和傍水型，或建立在向阳的山脊、山坡，或选择山脚下有水流过的地方，成群成组地沿山脉等高线排列，通常是横向排列，呈现出一定规律。有的苗族村寨，为躲避战乱，在选址上很注意隐蔽性，建在山谷中，在村寨两边都看不到它，只有走到近前，才会猛然发现还有村寨的存在；也有些村寨选址在险要的山顶，易守难攻。苗族大多同姓聚居，村寨通常由一个或几个主要的姓氏组成，民居规模一般也不大。正是在这些散落在边墙之外腊尔山区的众多苗族村寨，承载着苗族丰富灿烂的文化。苗族具有独立的语言，但无通用文字，苗民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民谣代代传诵，保存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和文化。

如同苗族村落一样，土家族村落一样承载着民族演变的历史风云。土家族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代的“蛮人”和“巴人”。土家人自称“毕兹卡”，土家语的意思为“本地人”。秦汉时期，土家族仍过着火耕水耨、渔猎山伐的部落生活，以种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秦以后，当政者在武陵山区特设郡县，派驻官吏，但控制松弛，时断时续，所以，地方势力仍是直接的统治者，这些地方势力即各土家部落的首领。唐代规定，对归顺朝廷的部落首领委以官职，并允许世袭，强化了对土家族的统治。

到唐末五代时期，局势动荡，土家族各首领乘势割据称雄，江西人彭氏趁机取得了部落首领吴著冲的信任，为其助理，一边与吴著冲结好，一边暗自培植力量，至彭瑊，势力壮大后，见机赶走吴著冲自立门户，又几经征战，最后在酉水河域取得统领地位。之后，湘西土家族历经彭氏家族的统治长达818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并未将土家族纳为单一民族，它被误认为是苗族。经过土家人的不断申请和潘光旦教授等专家学者的呼吁和论证，土家族终于在1953年被认定为单一民族，至今仅六十年历史，可谓是“年轻的古老民族”。

湘西历来闭塞，被外界视为不开化的荒蛮之地，高山大河的阻挡，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土家族被同化的速度。湘西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武陵山腹地酉水河岸，散落在崇山峻岭的山谷坡地。由于地理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土家族建筑风格以干栏式建筑为主。与苗族不同的是，土家族村寨各家各栋相互较为独立，通常凭各村寨之自然条件和地理形势因地制宜而修建。同时，土家族非常注重保护居住环境，民居时常隐蔽在树林之中，颇有田园风情。然而，现代文明的冲刷，加速了土家族汉化的进程，如今，相当一部分土家人已经和汉人没有区别，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语言、服饰和习俗。在湘西，土家文化显然不如苗族文化旺盛，但在武陵山脉的重重大山之中，在酉水河域的一些山寨，还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土家风情，土家语仍然在一些村寨代代相传，摆手舞依然在舞动，毛古斯依然在上演，西兰卡普依然在闪耀，哭嫁歌依然在唱响。

公元939年，溪州刺史彭瑊之子彭士愁发动溪州之战，进攻楚王马希范领地。虽然彭士愁在溪州之战中以战败收场，但马希范为安抚彭士愁，仍与之订立盟约，铸五千斤铜柱立于溪州，上书双方协议和誓言，奠定了彭士愁在湘西地区的统治地位。从彭瑊被封为刺史到雍正十三年末代土司纳土，彭氏统治湘西长达818年，成为湘西地区文明进程中不可绕开的一座大山。彭氏王朝老司城成为湘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数百年。清朝改土归流后，末代土司彭肇槐迁司治于永顺县颗砂村，于是又有了颗砂“新司城”。1728年，彭肇槐自动献土，带领子孙返回江西祖居地。从此，老司城迅速衰败，成为今永顺县司城村，如今只是在那宏伟的大殿和壮丽

的万马归朝景象中，才能窥视它昔日独有的风采。

在历史长河中，湘西文化从远古的神话开始，一直发展成熟，绵延流传至今。从辛女与盘瓠的传说到现今的文学作品和歌曲，都可以在湘西的村寨中找到它们的踪影。湘西村寨犹如湘西文化一样，浩如烟海。然而，不难想象的是，在现代文明的强势浸淫下，湘西的村寨不免如其他地方一样，将会一个接一个地失掉它们原本的模样，改变它们原本的话语，逐渐演变成为可以复制的乡村模型。行走在湘西大地，寻找湘西最后的古村寨，真恨不得脚步能够快一些，再快一些，以期能跟上时间的脚步，赶在它们还在的时候，赶紧用相机记录下来，用整个心胸容纳下来，将它展现给世人，展现给以后的时间。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湘西的寨子里行走，无论是烈日下还是风雨里，收获最大的还是欣慰，惊喜总是在不经意间撞向你。感受着湘西寨子里那些独特的历史、文化、建筑和风情，信心就会日渐增加。毕竟，这是湘西的寨子，它们饱受历史的洗刷，保留下来的是最真实的本色，最坚硬的内核。

湘西，装载在它的寨子里，时光的冲刷不会令其失去颜色。



目录

壹 湘西苗族古村落

“边墙”：湘西苗族古村落的纽带	4
西门口：苗王故里今安在	8
齐心村：灿烂夺目石头寨	13
十八湾：踮脚可摘星	23
骆驼山：石桥·流水·人家	27
黄茅坪：“苗族文化活化石”	37
千潭村：错过一次，“路过”一次	42
早岗村：山水和传说的交集	48
中黄村：峡谷深处有遗踪	54
新寨：百年老寨小如盆景	62
德夯：玛汝！	67
湘西“边墙”消失的地方	75

贰 湘西土家族古村落

酉水：湘西土家族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84
双凤村：中国土家族第一村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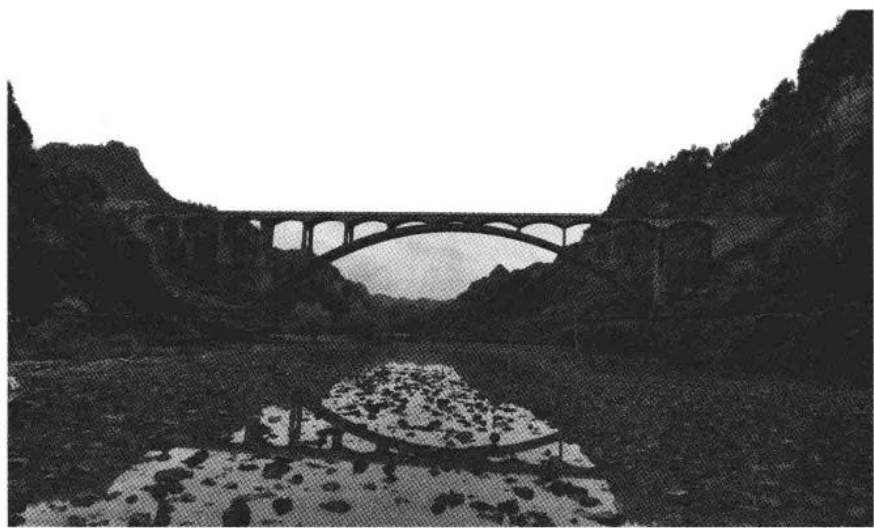
捞车河：酉水流域土家族古村落的典范	105
老司城：风云八百年，来去一村庄	116
酉水流域土家族古村落群	125

叁 湘西地区其他古村落

屈望村：永远的绝唱	132
街上村：繁华过尽，旧梦无痕	138
黄罗寨：沈从文先生祖居地	144
黄丝桥：“湘西王”的人生转折点	148
回家：一次短暂的土家村行纪	155
后记	162

壹

湘西苗族古村落



◎ 寨子·孩子·油菜花





“边墙”：湘西苗族古村落的纽带

昔日的“边墙”让苗民与世隔离

苗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湘西苗族尤其如此，历史上屡屡受到统治者的杀戮和驱赶，不得不从中原地区退居到湘西以腊尔山区为中心的大山之中。然而，苗族更是一个勇敢、不屈服的民族，勇于向残酷地镇压说不，向统治者宣战。尤其是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对湘西苗族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苗民的反抗也愈演愈烈。

据史料记载，明朝宣德年间，朝廷开始在现今的凤凰县竿子坪、湾溪等地设堡，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至三十年（1551年）间，明廷又先后设乾州、强虎、竿子等13哨。1554年，开始在凤凰县“立烽、建营隘，筑边墙七十里，人恃为金城”。1615年，明廷又“发帑金四万有奇，筑边土墙。上至铜仁，下至保靖泛地，迤山亘水，凡三百余里，边防藉以稍固”。

清朝对湘西苗民的镇压不亚于明朝，残酷的镇压导致了乾嘉苗民起义的爆发。清王朝镇压了起义后，又在明“边墙”的基础上，修建汛堡、屯卡、碉楼、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等共1172座，新建边墙110里，各种碉卡星罗棋布。镇压义军和修筑公事，令本就空虚的清朝国库不堪重负，国力日衰，清王朝从此中落。

“边墙”的修建，实则是民族隔离政策的一种物化。清朝提出了

“边墙以严界划，屯堡以资巩固，哨台以了望，炮台以堵截”、“不宁遏苗人，亦所以杜内逆之出也”的主张，不仅将苗族与汉族隔离开来，更将苗族分成生苗与熟苗，熟苗居墙内，生苗居墙外，起到民族分化和离间的作用。清廷对“生苗”的隔离制度相当严苛，杜绝汉人与苗民往来，虽在交界处设有市场，但只得“定期交易，官为弹压”，规定“凡有交易，只在墙外”进行，而且“用兵监之，不许纷扰，苗不许入墙，民不许越市，如违，各治以罪”。由此可见，边墙外的“生苗”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下，生产生活水平低下，生存条件极为恶劣。

苗民对“边墙”深恶痛绝。为了生存，不少苗民都有农闲时到汉族地区打工的习惯。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仍旧十分普遍，在吉首市城区经常能见到成群结队的苗民集结于公路或广场旁边某处，等待雇主挑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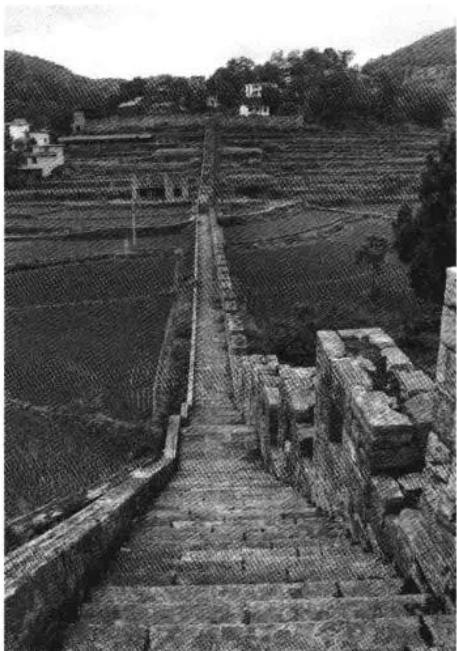
“边墙”哨卡斩断了苗民出外打工的道路，他们多次起义冲击碉卡，每次都遭到严酷的镇压。清王朝灭亡后，湘西“边墙”很快被夷为平地，苗民们用从“边墙”上拆下的石块修筑房屋或铺筑道路，数百里边墙、千余座碉堡今天几乎不见了身影，只能在被茂密树林遮掩的荒野山地上或许发现些残迹。

今日的“长城”让游客涌向苗乡

“边墙”的修建，是封建统治者实施民族隔离政策、镇压苗民的结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对苗族保存自身的民族文化也起到了



○横亘在腊尔山高原台地边缘的“边墙”将“生苗”画地为牢，隔离在深山中，却客观上起到了对苗族文化的保护作用。



◎“边墙”笔直延伸向拉毫营盘，生生将田野分成两半，将一个寨子劈成两边，一个寨子的人，或许还是兄弟，好几代人就从此不能见面了。我是从野地爬上2米多高的“边墙”拍照的，在上面站了不久，对面营盘的碉楼上立即有人走出来观察我，因为我没有买票。

有了更为响亮的名字，“南方长城”。这也再一次改变了“边墙”外的苗族民的生活。

2000年4月下旬，凤凰县委和县政府为了准备申报凤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邀请了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教授等10多位专家学者来凤凰古城进行全面考察。在当地随行人员介绍“苗疆边墙”时，寻找了南方长城长达50年之久的罗哲文对此感到兴奋，亲自爬上城墙进行了考察研究。很快，专家得出了结论，认定湘西“边墙”即是“南方长城”。

罗哲文教授介绍，以往历史学家只是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知道中国南方也有长城，但许多学者皓首穷经也没能找到它客观存在的一星半点证据。他认为，苗疆长城是中国长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存在任何争议。根据罗哲文教授的看法，在北方的明长城也称“边墙”，每一军防

相当重要的作用。“边墙”之内的苗族日渐汉化，村寨也悄然发生改变，倒是“边墙”外的苗族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由于跟汉人的交往几乎断绝，从而使得强势的汉文化也被挡于边墙之外，不能渗透到苗疆腹地。所以，被“边墙”环绕的腊尔山区成了今天湘西苗族本土文化的大本营，这里的村寨依然保持着古老的苗族风情。苗民们穿苗服，说苗话，过自己的节日，按照自己的习俗过活，一切俨然世外桃源。

不仅如此。星转斗移，随着时光的流逝，进入21世纪，湘西“边墙”来了个华丽的转身，有

区的“边墙”有长有短。湘西“边墙”不仅其防御体系与北方明长城一样，而且，其军事机构设置、官兵制度也都相同，因此该长城完全应该属于中国长城的一部分。

在中国南方，神秘的湘西，发现了长城，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球，犹如一磅重型炸弹震撼了世人。近些年，随着湘西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到凤凰旅游的人们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游客们也纷纷涌向湘西“边墙”——中国南方长城。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凤凰县开始复修了部分“边墙”，周边的村寨也转变成了旅游目的地。与数百年前的景象完全相反，各族群众，甚至很多外国人，都纷纷涌进这些久经隔离的苗家村寨，视那些曾经饱受欺凌的苗家人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与此同时，部分苗民的生活也被彻底改变了，他们纷纷从农业生产中抽身出来，加入到旅游业上来，包装与推荐其各自的村寨，接待一批又一批陌生的游客，给自己创造愈来愈丰厚的收益。

曾经给苗人带来无限痛苦的“边墙”如今给他们带来了福利。然而，这种福利的辐射却是极为有限的，而且这福利裹挟着带来的现实的生活观念，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时至今日，在腊尔山区腹地的茫茫群山之中，很多苗民仍然过着祖上传下来的生活，在自己的村寨里生老病死，悄然地走完一生。只是，随着经济浪潮的轮番冲击，他们虽然仍旧像先人们那样劳作、歌唱、跳舞，心里却也不免会向往山外的世界，从而试图改变现有的生活。行走在那些古朴的苗族古村落里，在感受苗人独特的生活，捕捉那些从村寨里每个细小的角落都能折射出的异域光彩的同时，我心里不禁为那日渐消逝的部分而隐隐忧愁。



◎ 数百年前的军事要塞“边墙”，擅自闯越则会引来杀生之祸；如今的南方“长城”却是游客争相游历的景点。

西门口：苗王故里今安在

一些失落的房子

从湘西四大古镇之首的乾州古城出发西行，沿天星河溯流而上，蜿蜒穿越群山，经过十公里左右的穿行，一方宽阔的盆地豁然展现在眼前。这就是西门口村，同时也是吉首市社塘坡乡政府所在地。社塘坡乡是吉首市一个纯苗族乡，也是腊尔山苗区的东大门，西去十余里，就是巨山耸立的湘西苗族的大本营腊尔山高原台地。除西门口村外，社塘坡所辖齐心村和十八湾村也是远近闻名的苗族古寨。

